

## 山岳·宗族·言路：明代許讚〈華山賦〉之 士臣論述與史學詮讀

許東海\*

### 摘要

本文嘗試以辭賦的西岳華山書寫為案例，探索明代許讚〈華山賦〉縮合賦學與史學，並攸關明代士臣宗族與其言路的重要文化特色，由此所呈顯此一賦篇山岳書寫取向與特色，其中所豐富映現許讚及其宗族的士人身影，乃至於其中所深層寓涵的當代仕宦人物風標及其史學脈動。

關鍵詞：山岳、宗族、言路、辭賦、華山、許讚

---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一、緒論：明代賦學與史學之一交涉：許讚〈華山賦〉之士臣論述及其宗族、言路意涵

中國文學史上，關於西岳華山的關注與著述，可謂源遠流長。從現有的歷史文獻觀之，主要體現在古代帝王五岳巡禮，其中《史記·封禪書》載記允為經典，尤其明白揭示攸關「西岳，華山也」的重要禮樂文化意涵；倘若就西岳華山書寫文體史而言，首見於西漢劉向（77-6 B.C.）〈請兩華山賦〉的賦體創作，至於詩歌或其它銘、贊等韻文體而言，則需遲至魏晉六朝。由此觀之，辭賦文體誠然在華山文學書寫史上深具重要的文體與文化意涵。<sup>1</sup>

唐代賦體文學的西岳華山書寫，承先秦兩漢以來攸關帝王巡守天下的禮樂文化傳統意涵，成為李唐華山書寫最具代表的當代文體，更往往大肆闡揚其中西岳華山，在東岳泰山進行帝王封禪祀典傳統之外的帝國嶄新政治文化意涵，此外唐代賦家之所以熱衷於西岳華山書寫的理由，主要尚有兩個方面當代意義，其一，西岳華山地理上接近長安，又攸關唐代帝王東岳泰山封禪之外的盛世氣象宣示；其二，則是因唐玄宗（685-762）以華山為其本命的帝王文化意蘊，並於此二者經緯交織之下，唐代賦家更藉由賦體書寫彰顯其中攸關李唐帝國氣象及其聲威的諸多論述面向，其中不僅攸關帝王封禪及其禮樂重要政治文化傳統，更不一而足地鋪陳西岳華山與當代軍事國防命題深切攸關的社稷家國場域論述，<sup>2</sup> 而且其中尤為特殊而深具西岳華山書寫新變轉捩價值的重要唐賦分水嶺，則是中唐名作楊敬之（?-?）〈華山賦〉，

<sup>1</sup> 參見許東海，〈本體·文體·身體：明代賦家喬宇、王祖嫡之華山巡禮及其創意之旅〉，《古典山嶽文學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14年），頁231-232。

<sup>2</sup> 參見許東海，〈山嶽·經典·世變：唐華山賦之山嶽書寫變創及其帝國文化觀照〉，《漢學研究》第28卷第2期（2010年6月），頁267-295。

其中最主要呈顯在賦體文學「體國經野，義尚光大」<sup>3</sup> 傳統創作精神之外，將過往以帝王或君國意涵為首要觀照核心的帝國政治文化視域，自此轉換為以士臣及其君臣遇合為帝國治道關鍵樞紐之論述核心，<sup>4</sup> 並且此一重要書寫里程碑之開拓與變創，從而續衍出明代華山賦史上以士臣情志及其仕宦身影為主要書寫取向之傳統借鑑與歷史關鍵。

明代的山水文學書寫蔚為風尚，除大量豐富多樣的山水書寫遊記及詩文之外，山水辭賦創作亦能別闢蹊徑地展現獨樹一格的書寫特色及其內在文化脈動。若從明代華山賦家的整體書寫觀之，固然基本上出於士臣身分及其情志，但就主要旨趣而言，則不似唐代相關西岳華山辭賦重視闡揚君國諷諭，反之，更關注於名山慕遊情志，其中尤可注意者，更在——揭露西岳遊觀之外的身體實踐，從而與此前唐代華山賦每每關注君國意涵的書寫宗旨互違乖離，明代西岳華山賦體書寫的此一獨特意蘊，又適可與作者往往兼擅辭賦、詩歌與遊記三類文體的書寫取向，相互攸關，從而呈現借鑒鑄鑄與文體跨越的書寫特色。

相對而言，許讚（1473-1548）〈華山賦〉則更別開生面地更加重視西岳華山的性情風景及其文化意蘊；且據今可考的許讚傳世詩文集裡，雖不乏五岳詩歌創作，然其旨趣仍在祭典樂歌，基本上無涉人物性情與文化風景，唯其以五岳書寫指涉人物與文化之相關作品，僅見於向以「體物寫志」<sup>5</sup> 標榜文體書寫本色的辭賦篇章裡，甚且齊名之五岳題材，許讚獨取西岳華山為題，撰成今傳世可見絕無僅有的〈華山賦〉。至於其餘四大山岳如泰山、嵩山……等等，則未見許讚的辭

<sup>3</sup>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詮賦第八〉，《文心雕龍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卷2，頁135。

<sup>4</sup> 參見許東海，〈山嶽·帝國·士臣：唐杜甫、楊敬之西嶽賦的封禪書寫及其正、變意蘊〉，《古典山嶽文學論集》，頁89-98。

<sup>5</sup>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詮賦第八〉，《文心雕龍註》，卷2，頁134。

賦篇章；由是觀之，〈華山賦〉對於作者而言，誠然別具重要而特別的觀照意涵，值得重加審視並深入探索。

許讚〈華山賦〉所展開的山岳風景敘寫，固然不乏賦家追求「形似」的「體物」傳統筆法，<sup>6</sup> 然而作者書寫的主要目的，則重在展現其「寫志」的終極關懷，換言之，〈華山賦〉裡此起彼落所鋪陳的自然山岳本體，終竟是全篇結構的賓客幫襯功能，作者藉此恍如項莊舞劍般的辭賦文體及其體物鋪采，其背後真正的創作意圖，則意在寓寄另一深層掩映於自然物色書寫背後的明代宗族與仕宦風景，並從而涉及多面向當代仕宦宗族與治道文化意涵的山岳圖景。

基於上述審視，本文嘗試以許讚辭賦的西岳華山書寫為文本基礎，進而探索〈華山賦〉書寫背後攸關賦學與史學鑄鑄，並從中體現明代靈寶許氏士臣宗族與其當代言路的重要聯繫，並由此所呈顯許讚〈華山賦〉山岳書寫獨特取向與重要文化意涵。其中不僅豐富映現許讚及其宗族的士人身影，乃至於其中所深層寓涵的當代仕宦人物風標及其史學脈動，並具體而微地分別藉由華實論述與西岳正名、宗族系譜、風憲言路、儒臣風骨等等諸項主要明代士臣文化側面，深入探索明代許讚〈華山賦〉融攝並映現明代賦學與史學融合互涉之豐富意涵與其文體書寫脈絡，及其所深刻蘊含的內在與深層歷史文化脈動，從而體現明代辭賦、宗族與言路三者互涉的一篇重要賦學文本與史學詮讀意涵。

---

<sup>6</sup> 其中述及六朝文學追求風景形似之特色，謂：「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參見〔梁〕劉勰著，范文瀾注，〈物色第四十六〉，《文心雕龍註》，卷10，頁694。

## 二、西岳正名與華實論述

關於明代的西岳華山書寫，誠然有其承傳古代帝王巡禮及其禮樂文化的歷史傳統面向，尤其在歷經宋、元世變之後，加上宋代賦體文學的西岳書寫，全然付之闕如。而且迄至傳世的金、元時代賦體文學文本裡，絕無僅有的留存者，是金代趙秉文（1159-1232）〈華山感古賦〉一篇，然則此賦主要以歷史興亡為觀照主軸，論述先秦兩漢迄至李唐朝代治亂更迭，與君臣大義的西岳書寫，尤其賦篇末文歸結於歷史殷鑒主題論述，更顯著脫胎於晚唐杜牧（803-852）名篇〈阿房宮賦〉的史鑒書寫規仿，成為華山賦體書寫史上，別具濃厚史鑒色彩的重要論述：

故亡漢者，漢也，非莽卓也；亂唐者唐也，非安史也。使漢以秦為鑒，自無西京之亂；使唐以漢為鑒，又安有蜀道之竄？<sup>7</sup>

倘若就西岳華山賦體文學的傳世作品而言，主要集中在李唐一代，其次則是明代，至於魏晉六朝時期，則基本付之闕如，其中誠然與政治版圖的世變遷移相關，因此帝京長安的唐代，繼先秦兩漢的帝王巡狩封禪文化，並重以帝國盛世之姿，展開西岳華山的論述，既是承傳古風，更深具新變的當代觀照意涵，宋、元時期，王朝更迭，政治版圖隨之而變動，其中南北推移，又歷經異族入主中原，於是與帝京長安安危長相左右的西岳華山，浸漸不再重現以「體國經野，義尚光大」<sup>8</sup>為傳統賦家書寫職志的文化風華，而代之以詩歌體為主的西岳華山書寫，於是賦體所深具攸關帝國或君臣治道的論述大纛，在兩宋以下，幾乎成為絕響，並且如是攸關西岳華山書寫的賦體創作，迄

<sup>7</sup> 參見〔金〕趙秉文，〈華山感古賦〉，收入馬積高主編，《歷代辭賦總匯·金元卷》（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4年），冊5，頁3907。

<sup>8</sup>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詮賦第八〉，《文心雕龍註》，卷2，頁135。

至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藉由〈夢西嶽文〉之作，以開國元首之尊展現其天命神授的明代王朝君權意涵，並且深加推崇西岳華山的神聖地位，<sup>9</sup> 同時進而重新強化西岳華山與明代官方正式相關禮樂祀典的結合。<sup>10</sup>

明代開國的洪武初期對於西岳華山之神聖地位，不僅依古定制而且進而備加崇禮敬祀相關載記，更凸顯當代王朝超軼唐宋封號的西岳神聖觀照取向，據《華嶽志·紀事》載：

〔太祖洪武〕三年，定華山神號，曰西嶽華山之神，遣尚書吏部員外郎李矩祭告，詔定嶽鎮海濱之神號曰旨以為治之道，必本于禮，嶽鎮海濱之封，起自唐宋，夫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受命於上帝，豈國家對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今依古定制，……稱西嶽華山之神。<sup>11</sup>

因此從其書寫表象觀之，許讚〈華山賦〉儼然不外乎行禮如儀的傳統書寫程式，抑或傳辭賦書寫基本套路，亦即賦家所謂體物寫志與鋪采摛文的文本部分，然而深切細讀文本，並縮合明代相關史學文獻加以對讀之後，實際上得以據此發軔深入，則不難進而管窺於文本字裡行間所具體而微映現之明太祖洪武開國之初對西岳華山神聖正名的重要歷史文化意涵：

噫吁巍哉！華山質聳千萬餘丈鼇極之初分，其高無垠，根蟠千萬餘里于混元之始判，其大孰倫？突出雲表，直指天津；噴吐

<sup>9</sup> 參見〔清〕李榕原修，郝永茂補刊，《華嶽志》，收入成文出版社編，《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據清光緒九年〔1883〕刊本影印），冊317，卷7，頁698-700。

<sup>10</sup> 參見許東海，〈文體·本體·身體：明代賦家喬宇、王祖嫡之華山巡禮及其創意之旅〉，《古典山嶽文學論集》，頁231-235。

<sup>11</sup> 參見〔清〕李榕原修，郝永茂補刊，《華嶽志》，收入成文出版社編，《中國方志叢書》，冊317，卷7，頁698-699。

風雷，拂拭星辰。慨自洪荒以來，羲農之創則，軒唐之造鈞，舜禹治績，湯武革因，皆興起于嶽麓之左右，孰不法象乎儀夷則，而仰遵乎明神？迨夫秦漢以下，則但知陳玉帛以徼福，具牲醴以致禋而已！<sup>12</sup>

所謂洪荒以來，三代聖王皆興起于西岳華山之左右，「孰不法象乎儀夷則，而仰遵乎明神？迨夫秦漢以下，則但知陳玉帛以徼福，具牲醴以致禋而已」，與頌揚西岳之「其高無垠……其大孰倫」之諸種文本論述，倘若對讀於上述相關歷史文獻載記，一方面既足以彰顯明太祖朱元璋對於西岳神聖的當代正名與推尊舉措，而在另一方面許讚則又承傳唐代以楊敬之為典範的華山賦體名篇，將歷代西岳賦篇主要以帝王君國為中心的論述取向，變創性置換為以士臣文化為治道主軸的變動觀照，進而結合明代廟堂士臣言路的諍臣風節，及其靈寶許氏宗族的文化系譜，重新展開其中攸關西岳賦體書寫傳統主流之外的士臣論述，由此觀之，許讚〈華山賦〉中所謂「迨夫秦漢以下，則但知陳玉帛以徼福，具牲醴以致禋而已」<sup>13</sup>的文本論述，儼然不僅止於一種主流傳統的反撥書寫，就其論述進路而言，誠然又不乏以復古書寫之姿，於承傳唐代楊敬之〈華山賦〉深具轉捩色彩的君臣論述外，更進而鎔鑄其攸關其靈寶許氏宗族宗族文化系譜與當代廟堂士臣言路的創變質素，獨出機杼地成就其〈華山賦〉在明代西岳華山賦體書寫史上的變創特質，及其攸關宗族文化與風憲言路明代史學重要意涵，從而也為此賦文本所鋪陳與演繹的賦體特質與華山文化圖景，又深刻涵攝明代歷史文化意涵之獨特書寫脈絡裡，得以昭然若揭地一一見證

<sup>12</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東京：中文出版社，1974年，據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武英殿刊本影印），卷15，頁276。

<sup>13</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6。

其中深具賦學與史學交融互涉之重要文本價值與明代豐富文化意義。

此賦攸關明代華山禮樂文化意涵，尚可洞鑑其中另一值得關注命題，則是明代開國之初對於五岳神格地位的崇禮敬戴，此事對於高居廟堂之上的靈寶許進宗族而言，別具許氏宗族歷史文化重要意義，誠然與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初期朝廷進一步崇禮五岳文化政策此一當代政治語境密切相關；其次，靈寶許進本人更在明孝宗（1470-1505）弘治十年（1498）以山西巡撫之官銜，奉命擔任敬祀西岳華山的主祭官：

（孝宗弘治）十年四月，因亢旱命陝西巡撫許進祭西嶽。<sup>14</sup>

許讚之父許進（1437-1510）曾於孝宗弘治年間擔任西岳華山所在地的陝西巡撫，既為陝西父母官，同時又曾奉朝廷旨命擔任西岳華山主祭之官，則許進對於西岳華山無論就公義與私情而言，誠然可謂既敬且親，深切入心，從而觸發這些攸關治道人情的華山文化論述；其次，倘若從西岳華山相關歷史文獻如清代所修撰的《華嶽志》裡不僅攸關明太祖當代政治文化風標，進而從史學向度過渡到靈寶許氏文化系譜，迄至進而濡染薰陶靈寶許進與許讚父子，並沿此牽動許讚〈華山賦〉之創作，從而成為作者藉由賦體「體物寫志」<sup>15</sup>傳統的具體重要論述與當代文化元素，於是此賦所蘊含幽微的靈寶許氏宗族文化系譜及其脈絡得以呈顯而分明，並且體現此賦西岳論述背後攸關士臣文化與明代言路的重要書寫進路。

由是觀之，明代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即位，對於西嶽華山之神的特加崇敬，及其重新強化的君權神授意涵，成為西岳華山賦體書寫史上，對於其中唐代由君王而士臣論述重心推移的賦體論述取向，儼然成為一種歷史動向的反撥，更昭然若揭地成為其君權天命神授的神聖

<sup>14</sup> 參見〔清〕李榕原修，郝永茂補刊，《華嶽志》，收入成文出版社編，《中國方志叢書》，冊317，卷7，頁702。

<sup>15</sup>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詮賦第八〉，《文心雕龍註》，卷2，頁134。



背書，從而對照出唐代由杜甫（712-770）到楊敬之前後華山賦體論述裡，君臣重心與主客易位趨勢的一種逆轉與復辟。於是接踵唐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sup>16</sup> 的明代華山賦文體圖景，尤其以許讚為代表的〈華山賦〉文體書寫，從其「體物寫志」<sup>17</sup> 的賦體文本取向觀之，誠然是對於明太祖以「西嶽華山之神」具證其君權王命神授的君臣政治語境及其文化意涵的另類平衡論述，從而才將論述中心歸返其士臣本位，從而寓託攸關其宗族系譜與仕宦言路的文化旨趣。

關於明代賦體之西岳華山書寫而言，以喬宇（1464-1531）、許讚、王祖嫡（1531-1592）等人為主的華山賦，固然基本上皆出之以士臣身分及其情志為主要觀照的書寫取向，然而其中喬宇、王祖嫡、范守己（1548-？）等人的華山賦，更富於展現明代士人山水旅遊的身體行動及其遊觀經驗，也勤於豐富自然風景之物色鋪染，<sup>18</sup> 例如王祖嫡撰寫〈太華賦〉、〈遊華山記〉與相關詩歌等豐富作品，其中〈太華賦〉敘及其「猥以使節之暇，獲恣探討」<sup>19</sup> 的華山登覽之旅及其遊背景外，他的〈遊華山記〉則更進而深切高揭其登覽遊觀西岳華山背後的主要動機與情志脈動，尤其足以佐證其〈太華賦〉乃宦遊之際，一償宿願的華山遊觀寫真，就其創作本質上與唐代諸多〈華山賦〉大體集中關注於君國諷諭旨趣者，大相徑庭。因此其華山遊記開宗明義即揭發此一宦遊情志及其華山四難的獨特觀照：

予多病，雅有尚平志，每逢緇流羽客，奇高人，輒詢五嶽之勢，咸以五嶽惟太華最高，而亦最險，人不易登，而仕宦尤難。……

<sup>16</sup>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詮賦第八〉，《文心雕龍註》，卷2，頁135。

<sup>17</sup>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詮賦第八〉，《文心雕龍註》，卷2，頁134。

<sup>18</sup> 參見許東海，〈本體·文體·身體：明代賦家喬宇、王祖嫡之華山巡禮及其創意之旅〉，《古典山嶽文學論集》，頁231-256。

<sup>19</sup> 〔明〕王祖嫡，〈太華賦〉，《師竹堂集》，收入新文豐出版社編，《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冊145，卷1，頁94。

凡言遊華者，率至二坪，詢三峯勝蹟，擬譏欺人耳。予曰：有是哉？他日必宿絕頂，以償夙抱。<sup>20</sup>

咸以五嶽惟太華最高，而亦最險。人不易登，而仕宦尤難，何也？他山之險，可輿者半，是山陡削六千仞，僅一線而上，扶掖且不能措手，而何言輿？一難也；他山之險，凌虛駕空，一二止矣。是山自千尺撞至日月崖，皆驚魂失魄之所，俗云：捨命遊西華，二難也；盡日攀緣，力在兩手，寢具食具，俱由背負，崖居泉飲，其何以堪？三難也；結束單急，狀如手搏，觀既不雅，而步步危慄，戒切垂堂，志沮叱馭，四難也。<sup>21</sup>

相形之下，倘若審視許讚本人所撰〈華山賦〉，則展現在以「寫志」為主，以「體物」為輔的辭賦書寫策略，此賦肇始即開宗明義以「噫吁巍哉」、「其高無垠」、「其大孰倫」等的巍峨氣象，<sup>22</sup> 展現許讚以西岳華山正名的書寫策略，亟寫西岳華山矗立宇宙之間的形神風骨：

其名曰華者，則以其亭亭萬丈而巖巒交匝，靈秀萬狀而四出如蜩；磔硤無窮，稜層難既；依稀乎紅紫，蔥蒨乎蒼翠；或析瓣分枝，或呈葩衍類；望之者真如芍藥芙渠，而四面互植；玉樹玫瑰，而千章交蒂也，名之曰華，是為可貴。<sup>23</sup>

<sup>20</sup> 〔明〕王祖嫡，〈遊華山記〉，《師竹堂集》，收入新文豐出版社編，《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冊145，卷14，頁227。

<sup>21</sup> 〔明〕王祖嫡，〈遊華山記〉，《師竹堂集》，收入新文豐出版社編，《叢書集成續編》，冊145，卷14，頁227。

<sup>22</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6。

<sup>23</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6。

然則以如是簡鍊的筆墨展開〈華山賦〉的山岳體物書寫序幕，作者並未據此端緒大肆鋪陳西岳華山繽紛驚豔的風景敘寫，卻水到渠成地由華山的巍然氣象，順勢過渡到攸關君國「寫志」興亡與朝代盛衰的五岳封禪論述，尤其是層遞而下的鋪陳：

孰知嶽宰西方，秉灑靈，掌商政，令肅貞。上天付以收斂劾實之名號，委以清汰勁政之權衡。……此嶽之性情，司令通萬古，徹八埏，而無息無更者也。<sup>24</sup>

此段落論述重心如作者於段末之旨歸：「此嶽之性情，司令通萬古，徹八埏，而無息無更者也。」亦為〈華山賦〉的論述主軸，且就此賦全篇敘寫結構而言，君國興革與西岳性情的「寫志」論述，不僅位居此賦中樞，具有書寫旨趣的指涉意涵，且文字篇幅之多亦為全賦之最。

此外許讚〈華山賦〉更高揭攸關西岳華山正名意涵的重要論述主軸，闡述以華實為中心的山岳精神文化觀照，從而深切呈顯作者華山辭賦殊異於他人相關華山詩歌與遊記等書寫的文體與文化學之觀照特色：

凡物之未過者，不阻其長養；物之太盛者，必伏其裁成。……夫西行為金。金，禁也。物之流溢茂濫，過常度矣。禁止之而不得肆。<sup>25</sup>

其中許讚述及西岳性情之際，則不僅申論其中「秉灑靈，掌商政，令肅貞，上天付以收斂劾實之名號，委以清汰勁政之權衡」，<sup>26</sup>亦復闡

<sup>24</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6。

<sup>25</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6。

<sup>26</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6。

明其「過常度矣」與其「金色為白，白，質也，物之炫耀文采，失本原矣，白還之使歸於情」<sup>27</sup>之道，由此觀之，〈華山賦〉藉由西岳書寫所鋪陳的士人心靈及其文化風景，適足以審視其間交涉的情志脈絡與體用聯繫；換言之，〈華山賦〉藉由西岳自然風景的表相，敘寫所意圖揭櫫的深層文化底蘊，乃歸旨於當代儒學政教主流之下，士林重視講求體用本末及其文質華實之道，從而由其修身德行層面，進而體現於廟堂治道範疇。許讚〈華山賦〉所映現的文質與華實之道及其論述，不僅作為君子反求諸己的修身要義，同時更凸顯其放諸君國場域而一皆準繩的終極關懷，並臻至所謂齊家、治國與平天下的儒學傳統治道與其當代經世觀照。

### 三、西岳性情與宗族身影

許讚平生展現的儒士文化性情及其風範「先德行而後詞章」、「先德行而後理道」之文化觀照及其仕宦踐履，固然與其〈華山賦〉所勾勒並揭揚的西岳文化性情及其歷史鏡鑑意涵，相契互證；然則除上述所呈現之當代多面向歷史文化與政教意蘊外，許讚〈華山賦〉亦復具體而微地映現作者所屬靈寶許氏宗族，尤其是其父兄薰陶濡染下宗族身影及其文化心靈。

許讚〈華山賦〉的體物書寫，誠然頗不乏圍繞華山之華麗風景，進行其「鋪采摛文」<sup>28</sup>與「文貴形似」<sup>29</sup>的賦家本領，然則無論自其賦篇結構或篇幅比例而言，其中最重要的情志論述脈絡，主要便映現

<sup>27</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6。

<sup>28</sup>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詮賦第八〉，《文心雕龍註》，卷2，頁134。

<sup>29</sup>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物色第四十六〉，《文心雕龍註》，卷10，頁694。

在「收斂劾實」、<sup>30</sup> 名實契合與華實本末等諸種論述要旨，其中誠然關涉君子士臣立身處世的「德行」、「理道」諸種儒學文化觀照，而其性情旨歸則在申明先秦兩漢儒學下的傳統方位觀照，其中又可以「商政」及「肅貞」義旨為所謂「清汰勁政」<sup>31</sup> 權衡的治道核心，從而兼及儒學文化場域之君子、士臣兩種相關文化身分，倘若就靈寶宗族許進、許讚父子而言，前後身分轉換的具體關鍵則在他們父子出身科舉進入仕宦一事，前此「尊德行」與「道問學」所奠基之儒生德業，與其後學優入仕的士臣職志，誠為許讚〈華山賦〉風景論述之外的主要人文範疇，然其旨趣尤繫乎步上仕途的士臣是否體現儒家「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sup>32</sup> 的精神，並體現在學優則仕的儒學經國濟世功業之上。

明代張治(1488-1550)為許讚詩文集撰序文，開宗明義即靈寶許氏宗族一門顯貴，且父子弟兄立功立言，德行功業兼美，允為當世宗門之盛美：

自是而降，仁賢、哲聖、詞工、學士，或窮約終其身，而達人顯爵，文則不逮焉。至於父子兄弟兼是數者，以並立一世，益又寡矣。……大美難兼，全德靡具，所受于天，不可強也。治幼嘗讀近代名臣許襄毅公傳，與平蕃始末、北虜三貢諸疏，茂聲元烈，震于夷夏，每思見其人而與之奔走焉，不可得也。及入詞林，聞莊敏學士論易、詩大極之理，夙凌超詣，獨立今古；而道統一疏，實開皇志；通鑑綱目前編，考敘數十餘載王伯興衰得失之故，上追麟史，豈不傑然豪賢哉！默齋中丞所著九邊

<sup>30</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6。

<sup>31</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6。

<sup>32</sup> 潘重規，〈學而篇第一〉，《論語今注》（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頁3。

論，撥斲治本，裁正化理，長慮遠識，經世之具也。此貳銓部，日侍於松臯大宰之側，得觀其所為文而讀之，乃喟然嘆曰：天下之文盡在是矣。<sup>33</sup>

許讚之父許進乃為明朝當代名臣，本籍隸屬河南靈寶，而父子四人不僅名顯一時，且文章德行與理道經世兼美，為當代士林所推譽，故清人陳田（1855-？）之評注許讚〈子夜歌〉時乃謂：

文簡家門鼎盛，予嘗過靈寶，見路傍神道碑林立，皆許氏也。及檢史，乃知襄毅許公，以知兵通敏，位尚書。襄毅八子三尚書：太子太保誥、太子太保論，及文簡也。皆以甲科任事，才敏見稱。弇州別集，錄宗門盛事，以福州之林、靈寶之許為稱首。<sup>34</sup>

父子四人皆以登第進士出身，且兼濟文章經術與功業勳力可謂難得可貴，宜其為當代士林美談，故張治盛稱其宗族風標允為中土之美，誠然足以超越宋代程氏兄弟：

嗚呼，盛哉！夫天地之氣，竅於山川，而國之性命，基於純佑，故岳降申甫，而八士興周也。予聞嵩、華、河、洛之間，風氣佳美，川岳蟠鬱，蓋中土之奧區也，才哲遞興，然代不數人，人不兼德，即程氏兄弟不能一日立乎其位，無論功業也。……唯公之父子兄弟，並出其間，跨映海宇，而又值乎成化、弘治盛成之會，家庭師友志學相協，明仁義之術，修禮德之具，名以道立，業由才成，故自襄毅、莊敏以迄於公，三執宰衡，數

<sup>33</sup> 參見〔明〕張治，〈序〉，見〔明〕許讚，《松臯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0年），冊1，頁1-2。

<sup>34</sup> 〔清〕陳田，〈丁籤〉，《明詩紀事（二）》，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冊13，卷7，頁661。

流天澤，栽植賢彙，以昌壽王國，垂休無窮，而文章經術與勳力相宣，兼有昔人之勝，而不昭焉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其為昭世楨榦，斯文元龜也。<sup>35</sup>

此序以天地山川鍾毓之靈，稱美靈寶許進及許讚父子兄弟宗門之盛美，並深切著明其中肇啟於嵩、華與河洛等中原山川風氣之孕育，儼然於其字裡行間映現山川與人物互涉的重要歷史人文觀照取向，適如三代之「岳降申甫而八士興周也」。<sup>36</sup>

若就儒學精神而言，君子立身行世崇尚立德、立功、立言等先王聖賢之道，故有所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sup>37</sup>與「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sup>38</sup>其中攸關名實之道者，尤重實至名歸與文質彬彬之風範，乃符合儒家本末先後要義。這一精神旨趣之體現，誠然見證於許氏宗族之承傳，其中許讚於〈華山賦〉則藉由華山本身的風景氣象，力申明代西岳自然風華背後尚質務實的深層文化性情，同時又根據此一精神風貌，作為其平生政教場域與作育英才人物的重要文化大纛，例如他任職山西提學時，即深切關注君子立名之道：

或問名松臯子曰：名以昭德焯勤，彰善癉惡，以永此身者也。曰：名有善不善，自修歟？抑外至歟？曰：名生於實，名實相孚，錙銖不爽，故充於己而獲聞於人，君子取焉，略於內而求譽於外，惑矣。<sup>39</sup>

據此對照許讚本人所撰〈華山賦〉，君子之道尚質務實的相關文化性

<sup>35</sup> 〔明〕張治，〈序〉，見〔明〕許讚，《松臯集》，冊1，頁7-9。

<sup>36</sup> 〔明〕張治，〈序〉，見〔明〕許讚，《松臯集》，冊1，頁7-9。

<sup>37</sup> 參見潘重規，〈衛靈公篇第十五〉，《論語今注》，頁343。

<sup>38</sup> 〔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開宗明義篇〉，《孝經註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4。

<sup>39</sup> 〔明〕許讚，〈山西按察司重建題名石記〉，《松臯集》，冊4，卷17，頁71。

情論述，誠然彼此相契互證，並且體現儒家所謂「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sup>40</sup>的旨趣。

許讚〈華山賦〉所涵攝的儒家聖學及其文化意涵，固然涉及許進父子兄弟進士科舉與當代政教學術風潮，此外實與映現此一靈寶許氏宗族本身鮮明的聖學文化承傳，因此許讚父兄平生行誼言論即頗不乏相關載敘，例如許進任職兵部尚書期間，上奏武宗之時政評議，即往來論述儒家聖學對於帝王治道之切要：

武宗即位，乃起為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正德元年代劉大夏為尚書。七月應詔陳時政入事，……又以帝狎於此羣小，請崇聖學，以古荒淫為主戒。<sup>41</sup>

武宗嗣位，……尋陞兵部尚書，仍督團營，未幾命預經筵，進乃上疏，有伏望時敏問學，痛止遊逸，以古堯舜之君為必可師，以昔荒淫之主為必當戒等語，上嘉納之。<sup>42</sup>

許進既以兵部尚書之職，同時預參武宗經筵，並時以奉效堯舜先王治道為明代帝王的政教導師，由是觀之，許進念茲在茲者，乃在儒家聖學之旨奧要諦。進而言之，作為當代顯赫的靈寶許氏宗族而言，力以聖學之父兄，潛移默化於其子弟，故據此可知其子許讚以聖學為君子修齊治平要旨的文化風範，誠然深切得力於其家學淵源，故許讚之兄許誥（1471-1534），每以聖學深造淵詣，聞名當代，並與其父許進如出一轍地預值帝王經筵，同為當代掌握朝廷學術文化教育的重要巨擘：

<sup>40</sup> 潘重規，〈憲問篇第十四〉，《論語今注》，頁316。

<sup>41</sup> 〔清〕張廷玉等，〈許讚列傳〉，《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冊20，卷186，頁4925。

<sup>42</sup> 〔明〕過庭訓纂輯，《明分省人物考（十）》，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冊138，卷90，頁168-169。



嘉靖初，起南京通政參議，改侍講學士，直經筵，遷太常卿掌國子監。請於太學中建敬一亭，勤御製〈敬一箴註〉、〈程子四箴〉、〈范浚心箴〉於石，帝悅從之。帝將正文廟祀典，誥請用木主。文華殿東室舊有釋像，帝命撤去。誥所撰〈道統書〉言宜崇祀五帝、三王，以周公、孔子配，帝即採用其言。<sup>43</sup>

許誥於明嘉靖年間任職經筵講官之際，不僅時引經史薦典，論述歷代先王治道得失，並且復上疏力陳闡揚聖學綱要：

世宗致元，復起為南京通政司參議，誥曰：堯舜在上，夔契思奮，斯其時也。……丙戌，帝以文學侍從，弗克經幄，命輔臣各舉所知，被薦，改侍講學士。戊子；為經筵講官，進講多所剴切，據經引史，古昔興衰治亂之跡，如指諸掌。帝皆聽納嘉獎，復上緝熙聖學四事：一曰則圖書，以明道原；二曰主聖經，以求道是；三曰辯諸儒，以祛道惑；四曰摒禠說，以防道害。其餘尊經崇聖，闢邪衛道，無不至焉。<sup>44</sup>

許進、許誥父子，預值帝王經筵講論，皆以堯舜先王治道及其聖學經典為宗旨，此一學術要義適與許讚〈華山賦〉篇章首揭「羲農之創則，軒唐之造鈞，舜禹治績，湯武因革」<sup>45</sup>的體物寫志及其文化脈絡深契。

許讚〈華山賦〉先「情」後「采」，及其以「質」為本，以「華」為末的山岳文化論述，實可溯源於孔子（551-479 B.C.）「君子務本，

<sup>43</sup> 〔清〕張廷玉等，〈許讚列傳〉，《明史》，冊 20，卷 186，頁 4926。

<sup>44</sup> 〔明〕過庭訓纂輯，《明分省人物考（十）》，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 138，卷 90，頁 190-191。

<sup>45</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 15，頁 276。

本立而道生」<sup>46</sup> 的儒學聖諦，此賦所謂：

金色為白。白，質也。物之炫耀文采。失本原矣，白還之使歸於情。匪曰摧其華，節之則復生；匪曰傷其英，斂之則復榮。此嶽之性情。<sup>47</sup>

闡發君子先質後文的立身之道及其士人文化觀照。並且許讚〈華山賦〉的儒學精神要旨，亦可證諸許讚於明世宗（1507-1567）嘉靖戊子年（1528）間，陞任刑部尚書，朝廷大臣商議郊禮分合之際，所進呈奏疏的基本觀點：

分祀者，致嚴辨之道也；合祀者，通功用之妙也。昭格天地，不在禮文，而在淵德，請慎茲大典。<sup>48</sup>

上述明代靈寶許進宗族所彰顯的山岳性情與宗族人物互涉之學術文化光譜，固以儒家聖學為其精神淵藪與具體樞紐，從而諸如上述標榜舜舜聖君的治道典範外，每處處展現其抑華揚實，崇質尊德之宗族文化要旨，及其經國濟世為職志的士臣文化觀照。由是足以管窺明代靈寶許氏宗族文化之承傳系譜，及其一一映現於許讚〈華山賦〉之深層儒學文化向度。

#### 四、西岳論述與儒臣人物

許讚〈華山賦〉的西岳文化及其性情論述，往往蘊含明代儒學濡

<sup>46</sup> 潘重規，〈學而篇第一〉，《論語今注》，頁3。

<sup>47</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6。

<sup>48</sup> 參見〔明〕嚴嵩，〈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少師諡文簡許公神道碑〉，見〔明〕焦竑編，《國朝獻徵錄（一）》，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冊109，卷16，頁584。

染之下的士臣風骨與其直道而行之儒學身影，先秦兩漢以下，儒學與政治密不可分，其中最能體現孔子學術與儒家文化的代表經典《論語》，即不乏學優則仕與君子為政之道的精到論述，而其實踐依據的精神旨奧則重在「人能弘道，非道弘人」。<sup>49</sup> 換言之，儒家政治強調由士人君子之修身為本，進而達到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兼濟利物理想，於是孔子乃提出諸如「言忠信，行篤敬」、「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sup>50</sup> 等君子先後本末之道，作為其一以貫之實現儒家治道藍圖之聖學依據，並據此提供仕宦為政之士臣典範及治道標本，因此值此儒學之士人精神觀照，進而演繹出所謂直道而行及其用行舍藏等士臣風節，及其為治學賢等的精神標竿，故《論語》中屢見孔子著明之例：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sup>51</sup>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sup>52</sup>

由此觀之，儒家對於學優則仕的君子，誠然公開高揭其以直道為基調的士臣人文化圖像，然則就明代政教場域而言，此一承傳於孔子儒學要義的君子風節，則集中體現在言路諫諍之政風觀照，從而成為當代士臣展現儒學聖諦具體而微的主要途徑。

明代政治崇尚諫諍，言路之風盛行，其中言路固為明代士臣實踐直臣風範及其儒家治道的重要政治場域，然則此一風氣實肇始於明太

<sup>49</sup> 參見潘重規，〈衛靈公篇第十五〉，《論語今注》，頁 349。

<sup>50</sup> 以上引文，分見潘重規，〈衛靈公篇第十五〉，《論語今注》，頁 334；〈公冶長篇第五〉，頁 91；〈學而篇第一〉，頁 3。

<sup>51</sup> 潘重規，〈衛靈公篇第十五〉，《論語今注》，頁 335。

<sup>52</sup> 潘重規，〈為政篇第二〉，《論語今注》，頁 30。

祖立國之初，故《明史》載敘其事謂：

明自太祖開基，廣闢言路。中外臣寮，建言不拘所職。草野微賤，奏章咸得上聞。沿及宣、英，流風未替，雖升平日久，堂陛深嚴，而逢掖布衣，刀筆掾吏，抱關之冗吏，荷戈之戍卒，朝陳封事，夕達帝聞。採納者榮顯其身，報罷者亦不之罪。……以此為招，宜乎忼慨發憤之徒扼腕而談世務也。英、景之際，《實錄》所載，不可勝書。<sup>53</sup>

明代此一言路政風固然源自儒家貞臣直諫之義，歷代亦不乏其人，惟明代自太祖朱元璋以來奠立此一開國祖訓，歷朝諸君亦從而恂恂奉行，故當代士臣詣闕陳疏每申此義，例如：

堯立謗木，恐人不言，所以聖；秦除諛法，恐人議己，所以亡。陛下廣從諫之量，旌直言之臣，則國家利弊，閭閻休戚，臣下無所顧忌，而言無不盡矣。蘇子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願陛下恆念是言而審察之。<sup>54</sup>

而明代言路諫章論及科舉之求賢掄才，亦每以儒學之明實德行要義為式，例如明宣宗時孔友諒（?-?）等人之疏，即為例證：

科舉所以求賢，必名實相副，非徒誇多而已。今秋闈取士動一二百人。弊既多端，僥倖過半。會試下第，十常八九。其登第者，實行或乖。請於開科之歲，詳核諸生行履。孝弟忠信、學業優贍者，乃許入試。庶浮薄不致濫收，而國家得真才之用。<sup>55</sup>

學校者，風化之源，人材之所自出，貴明體適用，非徒較文藝

<sup>53</sup> [清]張廷玉等，〈鄒緝等傳贊〉，《明史》，冊20，卷164，頁4461。

<sup>54</sup> [清]張廷玉等，〈聊讓傳〉，《明史》，冊20，卷164，頁4448。

<sup>55</sup> [清]張廷玉等，〈孔友諒傳〉，《明史》，冊20，卷164，頁4442。

而已也。洪武中妙選師儒，教養甚備，人材彬彬可觀。邇來士習委靡，立志不弘，執節不固。平居無剛方正大之氣，安望其立朝為名公卿哉！宜選良士為郡縣學官，擇民間子弟性行端謹者為生徒，訓以經史，勉以節行，俟其有成，貢於國學。磨礪砥礪，使其氣充志定，卓然成材，然後舉而用之，以任天下國家事無難矣。<sup>56</sup>

這類言路諫諍論述的科舉求賢之道，其中所揭示儒家觀照及其要旨，誠與許及其宗族用人掄才之道重視「先德行而後詞章」之文質彬彬與名實相符的士人風範彼此深契，其中以元朝諫諍的「剛方正大之氣」為明代體現言路諫諍的主要精神，更成為當代士臣風節動見觀瞻的具體指標，亦從而映現明代科舉文化下，學優入仕的儒臣「學術與心術」二者相互表裡印證的政治文化風向球。<sup>57</sup> 故《明史》論述當時士臣居言路者之心術主要趨勢，乃謂：

御史為朝廷耳目，而給事中典章奏，德爭是非於廷陛間，皆號稱言路。天順以後居其職者，振風裁而恥緘默。自天子、大臣、左右近習無不指斥極言。南北交章，連名列署。或遭譴謫，則大臣抗疏論救，以為美談。顧其時門戶未開，名節自勵，未嘗有承意指於政府，效搏噬於權璫，如末季所為者。故其言有當有不當，而其心則公。上者愛國，次亦愛名。<sup>58</sup>

這類直臣及御史、給事中等號稱言路之職官，大體自明初開國以來迄於末季，蔚為當代士臣風節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言體，例如上述明成化年間章懋（1437-1522）、羅倫（1431-1478）、黃仲昭（1435-1508）、莊

<sup>56</sup> 〔清〕張廷玉等，〈范濟傳〉，《明史》，冊 20，卷 164，頁 4445。

<sup>57</sup> 學術與心術二者相互為用，誠為中國傳統士人文化的具體關鍵。參見錢穆，〈學術與心術〉，《學箴》（臺北：三民書局，1969 年），頁 137-145。

<sup>58</sup> 參見〔清〕張廷玉等，〈張寧等傳贊〉，《明史》，冊 20，卷 180，頁 4803。

昶(1437-1499)等的「翰林四諫」<sup>59</sup>自不待贅言，然其以詞臣力諫，其精神風力固卓然不讓言路諸臣，故《明史》於其傳末之贊曰：

詞臣以文學侍從為職，非有言責也。激於名義，侃侃廷諍。抵罪謫而不悔，豈非皎然志節之士歟。……章懋等引宣宗箴，明國家設官意，不為彰君之過。……況夫清修峻節，行無瑕尤，若諸子者，洵足以矯文士浮夸之習矣。<sup>60</sup>

由是觀之，文學詞臣而深刻體現諫諍風力，誠當代政壇濡染儒學風尚所奏效，亦足資印證許讚〈華山賦〉中崇實抑華，黜浮尚質，及其歸旨於「商政」、「肅貞」的當代政教觀照與儒學洞鑑。

明代文學詞臣猶如是以直臣風節為尚，則御史、給事中及按察等當代號稱言路諸臣的抗疏諫諍及其念茲在茲，唯風憲綱紀的實例，徵諸明代史錄誠然此起彼落而不絕如縷，其間明武宗(1491-1521)正德與明世宗嘉靖兩朝之言路風氣，雖未免於由孝宗弘治年間之名節自勵之風寢漸轉入沽譽激越之氣息，但仍不乏不計生死之清操峻節之士。故明代士臣氣節始終未衰，一則固肇興於明初開國以來之士風傳承，二則深見其學術風氣之蘊育流行，<sup>61</sup>然就其整體而論，言路風憲之臣的諫諍抗疏，誠為明代政壇展現儒學風範，並且洞鑑當代士風取向的首要具體指標。

據此審視許進、許讚此一靈寶許姓宗族，及士林代表人物羅倫等的平生仕宦履歷，實不難洞鑑其中所攸關之言路風氣及其直臣身影。例如許進父子推譽其崇高風節與華山齊高的羅倫之仕宦生涯，其中即

<sup>59</sup> 參見〔明〕黃佐，〈南京禮部尚書章懋〉，見〔明〕焦竑，《國朝獻徵錄(二)》，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冊110，卷36，頁649。

<sup>60</sup> 〔清〕張廷玉等，〈羅倫等傳〉，《明史》，冊20，卷179，頁4763。

<sup>61</sup> 參見張治安著，國立編譯館主編，《明代監察制度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頁348-493。

不乏身任言路要職之具體經歷與仕宦實踐：

召為御史，巡鹽兩淮。……余子俊督師，薦為大同兵備副使，擢山西按察使，泰剛廉，所至好搏擊豪強。……十二年起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武宗立，給事中潘鐸等薦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吏部尚書馬文升遂起泰南京右副都御史，……固辭不赴。正德三年春，許進為吏部，復起前官。七月擢南京戶部尚書。<sup>62</sup>

按羅倫成化年間初步仕途，出知吳縣，即獲「小青天」之譽，<sup>63</sup> 故擢陞御史言路之後，乃據理彈奏權貴，例如：

彈射不憚高明，褒揚不滲卑遠，時威寧伯王公典院事，語親舊曰：「棘避驄馬御史也。」……陞山西按察使，或謂太宰李公曰：「雍某何以驟耶？」李曰：「雍廉使風力無雙，可以諸人遇之乎？」於是山西無冤鬱，綱紀肅然。<sup>64</sup>

據此足見羅倫高風勁節聲震朝野，並非獨出於靈寶許進父子之推賢過譽，且平生仕宦之言路職志與實踐，尤為體現儒臣風力之主要場域。

羅倫平生所充分展現的言路諫諍及其剛直高節，誠然深契於許讚〈華山賦〉所論之「掌商政，令肅貞」<sup>65</sup> 及其禁妄劾實的山岳性情指涉：

<sup>62</sup> [清]張廷玉等，〈雍泰傳〉，《明史》，冊20，卷186，頁4931。

<sup>63</sup> 參見[明]呂柟，〈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正誼先生雍公泰墓誌銘〉，見[明]焦竑編，《國朝獻徵錄（二）》，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110，卷31，頁463。

<sup>64</sup> 參見[明]呂柟，〈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正誼先生雍公泰墓誌銘〉，見[明]焦竑編，《國朝獻徵錄（二）》，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110，卷31，頁463。

<sup>65</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6。

上天付以收斂劾實之名號，委以清汰勁政之權衡。凡物之未過者，不阻其長養；物之太盛者，必伏其裁成。故月無禁次，日無逆行，雲無妄發，雨無妄晴；禾稼不得過時而暢鬱，草木不得暮候而妍英。夫西行為金。金，禁也。物之流溢茂濫，過常度矣。禁止之而不得肆。<sup>66</sup>

而其展現公廉剛正的當代風憲，因為明代之國以來士氣言路之激勵陶鑄：

國家盛時，士大夫多以廉節自重，豈刻意勵行，好為矯飾明譽哉。亦其澹嗜欲，恥營競，介特之性然也。仁、宣之際，懲吏道貪墨，登進公廉剛正之士。宗載佐銓衡，顧佐掌邦憲，風紀為之一清。<sup>67</sup>

據此觀之，則明代言路政風實為當代士臣風節的首要指標，亦為許讚〈華山賦〉西岳性情觀照之一重要深層意蘊，而羅倫之深見許進父子推賢為華山高節，誠然攸關其平生仕宦的言路履歷及直臣士風。

明代士林宜其頗好以山岳崇美稱譽媲美人物風標，例如許讚之父襄毅公許進，即曾推賢當代名臣雍泰（1436-1515）之品正德勁節，一如西岳華山之崇美：

吏部尚書許進語人曰：吾遙望關西有二高焉，其一華山，一世隆也。<sup>68</sup>

又如明代學者蘭谿章懋，為成化初年著名的「翰林四諫」之一，<sup>69</sup> 當

<sup>66</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6。

<sup>67</sup> 參見〔清〕張廷玉等，〈黃宗載等傳贊〉，《明史》，冊20，卷158，頁4326。

<sup>68</sup> 〔明〕何喬遠輯，〈臣林紀〉，《名山藏》（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頁493。

<sup>69</sup> 參見〔明〕黃佐，〈南京禮部尚書章懋〉，見〔明〕焦竑，《國朝獻徵錄（二）》，收入周駿富



代之從學者稱其「楓山先生」，<sup>70</sup> 且謂：

浙有楓山，殆猶魯有岱嶽，其遺矩所留，諸公皆率履弗越如此。<sup>71</sup>

由是觀之，大體可以略窺許進、許讚父子所處的明朝中期前後，當代士林固不乏好以山岳譬喻做為品鑑人物風範及其德性操節之風氣。其中尤可注意者，許讚之父親襄毅公，曾以雍泰之德行風標與西岳華山相媲美，則以家法嚴謹著稱士流的靈寶許進宗族，於其父兄弟平居言論之間，應頗好以山岳比擬人物，且從許進推崇雍泰如西岳的如是觀照面向而言，西岳華山所寓涵的當代人文風景及其文化性情，應該頗為靈寶許進父子所津津樂道，故其〈華山賦〉裡明顯藉由西岳指涉人物風標的相關論述。若據此對照參酌上述許進獨以西岳華山隱喻當代人物風標的論述外，未嘗或見另以岱宗等其他山岳為之比擬的情況，則以許進、許讚之為代表之靈寶許氏宗族，對於西岳華山誠然應別具另一層特殊人文風景意蘊，並且轉化而為宗族文化譜系裡一種崇高而深切的精神召喚及其心靈共鳴。

## 五、士臣直聲與言路諫諍

許讚〈華山賦〉所蘊涵之人文風景及其人物光譜，不僅關涉當代科舉與學術互動下的儒臣風範，同時亦復深刻而鮮明地映現儒學濡染下明代政治場域之士臣身影及其直道風節，其中則又主要集中體現在

---

輯，《明代傳記叢刊》，冊 110，卷 36，頁 649。

<sup>70</sup> 據黃佐（1490-1566）載敘其 41 歲辭官退居後，「至家，即杜門足，不出入城府，奉親之外，日惟讀書講學，甘貧守道，若將終身，詣門請誨者，無間遠近，常往來楓木庵中，學者稱曰：『楓山先生』，嘉遯將二十年。」參見〔明〕黃佐，〈南京禮部尚書章懋〉，見〔明〕焦竑，《國朝獻徵錄（二）》，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 110，卷 36，頁 650。

<sup>71</sup> 〔明〕耿定向，《先進遺風》，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冊 21，卷上，頁 532。

言路諫諍一事。〈華山賦〉的觀照旨趣，固以山岳文化性情之論述為核心，其中尤注重西岳所主要象徵之「商政」指涉，並輔以而為「肅貞」、「收斂勁實」、「清汰勁政」<sup>72</sup>的政風綱領，從而進一步映現而為根質返實，敦直禁妄的士臣風節。至於許讚〈華山賦〉所揭櫫這些治道要諦，實與明代言路諫諍的重要政風取向相互表裡，體用合一。其中固然涉及當代儒學人物及其科舉文化的歷史脈動，同時亦復體現在明代之崇尚諫諍，言路之風鬱然蔚興。

許讚及其〈華山賦〉此一仕宦理念與精神特質，倘若轉而審視許進、許誥父子立朝的平生言行，則誠與許讚彼此深契，如出一轍。其中許進平生留心國計，遇朝廷政策之競華失實，或緘默害實者，每見抗顏力爭，例如明孝宗時許進即曾以賞罰失實，有害朝廷勸抑之正旨，乃毅然上呈奏疏謂：

時有太監王岳，奏稱官校王縉等十餘人，緝事拏賊有功，得旨官校陞一級，王縉象房管事，進執奏謂：「賞罰，人主之大柄。當功則勸，浮功則懈，各邊官軍，萬死得一首級，止陞一級，比之此輩，勞逸懸絕，此命一行，各邊聞之，孰不解體。」<sup>73</sup>

轉戶部右侍郎，時大原周公經為尚書，亦正人也，與進同留心國計。……會推大臣，惑不協時議，即正言，人以為侵官。進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既曰會議，而乃默默，豈朝廷法意也。<sup>74</sup>

<sup>72</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6。

<sup>73</sup> [明]過庭訓纂輯，《明分省人物考（十）》，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138，卷90，頁169-170。

<sup>74</sup> [明]過庭訓纂輯，《明分省人物考（十）》，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138，卷90，頁166-167。

許讚之父許進為明憲宗成化二年（1466）進士，除任監察御史，即頗富直聲，<sup>75</sup> 而其為朝廷屢擢言路官職，因為理之有所必致，而其力行實踐的「收斂劾實」<sup>76</sup> 作風，更擴及於邊防戎改；例如孝宗即位之初受命為廣西按察使，再擢為都督院右僉都御史期間，即巡撫大同兼贊理軍務，乃執此精神以整飾軍紀積弊，例如：

條陳邊備四事，一曰定策應、二曰備戰具、三曰修墩牆、四曰築屯堡，反覆千餘言，皆極切邊方戰守利害，又開種引鹽，痛革包攬等弊，此三年，邊儲充實，奏黜將官為害者數輩，武邑王兇縱不檢，具實跡以聞，詔謫為庶人。<sup>77</sup>

此外，如其「巡按山東，憲體益舉。」以致「所司貪污望風解組」；<sup>78</sup> 或「太監汪直妄殺建州夷人，兵部尚書陳鉞附勢從人，冒襲賞陞，遺釁邊方。御史強珍劾直，直反誣奏珍」一類關涉當代朝臣風憲之事，<sup>79</sup> 皆屢見許進以「收斂劾實」<sup>80</sup> 展現言路風節。而他於武宗正德三年（1508）亦因得罪於當時權宦劉瑾（1451-1510）等人，遂羅織以「坐用雍泰削其籍」，二子誥、讚在翰林，俱輸贖調外任。<sup>81</sup> 此亦適足見

<sup>75</sup> 參見〔明〕湯斌，《擬明史稿列傳（二）》，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冊159，卷17，頁521。

<sup>76</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6。

<sup>77</sup> 參見〔明〕過庭訓纂輯，《明分省人物考（十）》，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138，卷90，頁158。

<sup>78</sup> 〔明〕過庭訓纂輯，《明分省人物考（十）》，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138，卷90，頁154。

<sup>79</sup> 〔明〕過庭訓纂輯，《明分省人物考（十）》，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138，卷90，頁155。

<sup>80</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6。

<sup>81</sup> 〔明〕張廷玉等，《許進傳》，《明史》，冊20，卷186，頁4925。

證靈寶許進父子與雍泰等人之直臣風範，及其聯藻於西岳華山的卓然風骨書寫意涵。

由上述許進尚質務實的經世風標，不僅處處留心維護朝廷之治道綱紀，亦獲得當代士臣的共鳴與稱譽，進而出現「非公不可」之論述與讚歎，<sup>82</sup> 足見許進尚質務實，務汰浮偽的行事風則，允為當代士臣之範式與標竿，影響所及許氏宗族子弟，遂見風行草偃之效，故其子許誥掌國子監祭酒之職後，即執此一精神旨趣，敦勵當代士風：

掌國子監祭酒事，乃弘獎風節，絀抑華競，以經世為士筌，尊德為學軌，故一時人士，翕然化之。不徒敦悅典墳，涉志弦誦而已。<sup>83</sup>

許進父子除體現尊崇聖學及經國濟世的文化系譜，其精神風標淵源於崇質務實，絀抑華競的儒學傳統底蘊，並且據此映現而為許進父子直道而行與重視風節的士臣門風。其中許進立朝居官便時以直諫正聲，不畏權貴，甚至置死生於度外之風節而聞名當代，例如：

陳鉞激變遼東，為御史強珍所劾，進亦率同官論之。汪直怒，搆珍下獄，摘進他疏譌字，廷杖之幾殆。<sup>84</sup>

進以才見用，能任人，性通敏。劉瑾弄權，……方進督團營時，與瑾同事。每閱操，談笑指揮，意度閒雅，瑾及諸將咸服。一日操畢，忽呼三校前，各杖數十。瑾請其故，進出權貴請託書

<sup>82</sup> 許進對於朝廷失實不法請事，「皆請究治，或加切責，以彰懲戒。京衛武職，有以賄營求者，即呼至部堂，大仗數十。郎中林庭（木昂）每言曰：只此一事，已痛快人心，然非公不可也。」參見〔明〕過庭訓纂輯，《明分省人物考（十）》，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 138，卷 90，頁 170。

<sup>83</sup> 〔明〕過庭訓纂輯，《明分省人物考（十）》，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 138，卷 90，頁 191。

<sup>84</sup> 〔清〕張廷玉等，〈許進傳〉，《明史》，冊 20，卷 186，頁 4923。

示之。瑾陽稱善，心不喜。至是，欲去進用劉宇代。焦芳以干請不得，亦因擠進。三年八月南京刑部郎中闕，適無實授員外郎，進循故事以署事主事二人上。瑾以為非制，令對狀。進不引咎，三降嚴旨譙責。不得已請罪，乃令致仕。未幾，坐用雍泰削其籍，二子誥、讚在翰林，俱輸贖調外任。<sup>85</sup>

許進因直道而行，崇實汰偽，故每主持刑獄之案，則必求勿枉勿縱，並且始終明辯疑獄著稱當世，例如以下諸端冤獄誣奏，皆因許進而得以昭雪澄清：

總兵李震鎮守湖廣日，一道士干以黃白術，不遂，怨之，誣首李不軌事於直，謂李回南京，船泊洞庭湖數日，招夷軍為亂，直奏，逮李氏百口至京，諷錦衣鍛鍊成獄，憲廟疑有冤，命都察院勘問，畏勢不敢二調，進審知無他，即自具冤狀以聞，上允其議，禁校尉不許妄緝，即日誅道士於市，李氏百口獲全，直怒進，日令邏卒偵於門，無隙可指，後竟以章疏字訛奏，進被杖於午門，幾殆。<sup>86</sup>

又如東昌一武職子飲酒被殺，而同行生員蒙冤之獄，終緣許進之明辨曲直乃迎刃而解，且因諸此類理冤抑，發奸伏的辨疑劾實，東昌人皆多所倚賴，故當時有「東人戴而且畏之」之說。<sup>87</sup> 由上述諸端許讚之父許進的具體平生仕宦經歷，每可見證靈寶許進，收斂劾實，直道而行的士人風範。從而不僅蔚為其父兄子弟承傳的宗族文化系譜，更進而成為廟堂仕宦之際諫諍言路的具體踐履。而許進對於監試掄才，尤

<sup>85</sup> [清]張廷玉等，〈許進傳〉，《明史》，冊20，卷186，頁4925。

<sup>86</sup> [明]過庭訓纂輯，《明分省人物考（十）》，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138，卷90，頁156。

<sup>87</sup> [明]過庭訓纂輯，《明分省人物考（十）》，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138，卷90，頁157。

贏得當時直議公道，撻伐妄偽：

癸卯監臨鄉試，揭曉之前，同事欲寘貴介一卷榜中，進厲聲曰：天下事俱廢盡公道，幸此事存耳，若然，無事不壞也，同者事屢言，進直議不回，乃止。<sup>88</sup>

由許進如是服膺勿失，並劍及履及的君子直道風範，及其治獄辨疑劾實的仕宦理念，倘若進而藉此對照其子許讚的仕宦行誼，例如嘉靖年間他任職四川按察使與浙江布政使期間，即不乏這類治績：

嘉靖癸未陞按察史，平反冤獄；脫死籍者數十人。甲申陞浙江布政史，乙酉轉左布政使，浙賦繁中，吏胥緣為奸，乃摘發其尤者，置於法，宿弊無藏焉。<sup>89</sup>

又許讚執法論刑，每每不憚權貴，恪遵直道，頗見乃父之風，例如：

時勳貴郭勳恃權寵，擅繫邊官，取充戍人犯，為臺諫所論劾，下刑部鞠之，勳貴人恃勢，無敢決者，讚上疏曰：「明法所以重王章，申天討也。今不能行法於貴近，可為尊朝廷乎？上特允之，獄乃成。」<sup>90</sup>

許進、許讚父子執法辨獄之風深契，可謂如出一轍，據此每可略窺此一靈寶許氏宗族之文化風軌，故清代張廷玉（1672-1755）《明史》載敘其父子仕宦履歷，雖文獻時有取捨闕漏，然皆述及其事，〈許進傳〉載其「辨疑獄，人稱神明」<sup>91</sup> 而〈許讚傳〉則稱揚其「每以辨

<sup>88</sup> 〔明〕過庭訓纂輯，《明分省人物考（十）》，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 138，卷 90，頁 156-157。

<sup>89</sup> 〔明〕雷禮，《國朝列卿紀（二）》，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冊 33，卷 13，頁 54。

<sup>90</sup> 〔明〕雷禮，《國朝列卿紀（二）》，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 33，卷 13，頁 54。

<sup>91</sup> 〔清〕張廷玉等，〈許進傳〉，《明史》，冊 20，卷 186，頁 4923。

疑獄知名」，<sup>92</sup> 由此可見靈寶許氏父子及其宗族文化之懿美，沛然朗現，然而許氏父子精神之可貴關鍵，誠然乃繫乎其「收斂勁實」及其「清汰勁政」<sup>93</sup> 諸端所呈顯之士臣之理道觀照，從而藉此所共譜「先行誼，後才藝，尤重氣節」的宗族文化風範。<sup>94</sup>

此外許讚之兄許誥的廟堂直聲亦不遑多讓，故明代《本朝人物分省考》乃載其事蹟謂：

弘治乙卯與弟讚同舉於鄉，已未登進士第，庚申選授戶科給事中，奉命清理延綏倉場，檢閱精嚴，不避權貴，時有苗中官者，出督三邊，貪縱罔法，即劾其狀，邊人懷之。……戊辰，襄毅公為太宰，直弗媵阿中人，亦弗敢干以私，逆瑾忌之，乃欲誥而納交，以通出入，絕跡瑾門，瑾乃大怒，曰：謂我不能制爾邪，乃矯詔黜襄毅公籍，罰邊儲三百石，竄誥廣西全州判官，欲置之死，歷險冒瘴，與魑魅伍，挺挺無戚容，竟宜風土無恙。<sup>95</sup>

由上述許進與子許誥、許讚等宗族成員文化理念及治道實踐的深契扣合，大體應可管窺明朝當代靈寶許氏文化系譜及其宗族身影。並且據此而重新審視許讚〈華山賦〉所謂「掌商政，令肅貞」及其「收斂勁實」、「清汰勁政」等西岳文化性情之精神綱領，乃至於作者此賦西岳論述所延展鋪陳的：

孰知岳宰西方，秉灑靈，掌商政，令肅貞。上天付之以收斂勁

<sup>92</sup> 〔清〕張廷玉等，〈許讚傳〉，《明史》，冊 20，卷 186，頁 4927。

<sup>93</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 15，頁 276。

<sup>94</sup> 〔清〕湯斌，〈擬明史稿列傳（二）〉，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 159，卷 17，頁 528-529。

<sup>95</sup> 〔明〕過庭訓纂輯，《明分省人物考（十）》，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 138，卷 90，頁 189-190。

實之名號，委以清汰勁政之權衡。……此嶽之性情，司令通萬古，徹八埏，而無息無更者也。<sup>96</sup>

也與許讚此賦所謂「凡物之未過者，不阻其長養；物之太盛者，不伏其裁成。故月無禁次，日無逆行，雲無妄發，雨無妄晴」<sup>97</sup> 等等攸關西岳華山的豐富精神風貌。

上述諸多西岳華山的文化底蘊，誠然一一源自靈寶宗族許進父子文化系譜及其精神面向，尤其深切體現在攸關明代立國以來士氣言路之激勵陶鑄：

國家盛時，士大夫多以廉節自重，豈刻意勵行，好為矯飾明譽哉？亦其澹嗜欲，恥營競，界特之性然也。仁、宣之際，懲吏道貪墨，登進公廉剛正之士，宗載掌銓衡，顧佐掌邦憲，風紀為之一清。<sup>98</sup>

由是觀之，靈寶許氏宗族好藉華山性情論述言路士節，除了靈寶郡望與西岳華山的歷史地理因緣外，實更與許進父子平生言路科道等仕宦履歷，及其直道自勵的仕宦職志相互印證發明。

從許進平生宦海浮沉及其無視死生之慮所體現的明代言路諫諍之風，亦復映現出明代權宦之禍對於朝綱風憲的肆虐隳壞，諸如恃寵攬權、作威作福、陷害忠良、巧奪莊田諸種循私害公之邪佞干政舉措，<sup>99</sup> 誠為當代言路直臣力行「清汰勁政」與「收斂劾實」<sup>100</sup> 的重

<sup>96</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6。

<sup>97</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6。

<sup>98</sup> 參見[清]張廷玉等，〈黃宗載等傳贊〉，《明史》，冊20，卷158，頁4326。

<sup>99</sup> 參見馮天瑜，〈明代宦官干政及其對明代文化的影響〉，《明清文化史札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196-219。

<sup>100</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



要目標。其中靈寶許進父子之居職言路之際，即不乏相關具體踐履，如許誥以弘治十二年進士，立授職戶科給事中，「尋劾監督中官苗逵貪肆罪，進刑科右給事中。」<sup>101</sup> 即據實彈劾其「貪縱罔法」，由此致使「邊人懷之」，<sup>102</sup> 又如因絕跡劉瑾之門，不惜觸怒劉瑾，以致其父許進黜籍，而許誥本身亦謫放廣西全州，如是守正不阿之言路風軌，顯然並未由於翰林院檢討之官職異動而致或稍折減，此外例如許誥曾於明世宗時，擢陞為太常寺卿，掌國子監祭酒事期間，卻始終不改其早年言路風憲之恆習，「又奏罷教職不稱者，及劾勳戚習禮不律者。」<sup>103</sup> 遂見「一時成均條約，肅然改觀」，<sup>104</sup> 而當時廟堂之上若有言官失職者，往往亦在黜斥之列，例如：

復起吏部尚書，至則條奏諸弊政及上安邊方略數千言。壬寅上懲邊患未寧，責在巡撫，大臣專恣，罪在言官，各令讚考察，讚乃叅稽輿論，……其科道素乖風紀，并建白無聞，冗牘可厭者，擬黜調二十餘人，一時士氣復振。<sup>105</sup>

據此亦可管窺明代言路風憲與士臣風節的事關朝廷綱紀。

由是觀之，諸如上述種種攸關靈寶許氏宗族的直臣諫諍及其廟堂言路風範，無不明顯而深刻體現許讚〈華山賦〉的文化精神論述，所

---

集上)》，卷 15，頁 276。

<sup>101</sup> 據史：「正德元年，父進為兵部尚書。故事，大臣子不得居言職，遂改翰林檢討。」〔清〕張廷玉等，〈許誥傳〉，《明史》，冊 20，卷 186，頁 4926。

<sup>102</sup> 〔明〕過庭訓纂輯，《明分省人物考（十）》，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 138，卷 90，頁 189-190。

<sup>103</sup> 〔明〕焦竑，《玉堂叢語》（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卷 6，頁 196。

<sup>104</sup> 參見〔明〕過庭訓纂輯，《明分省人物考（十）》，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 138，卷 90，頁 192。

<sup>105</sup> 〔明〕過庭訓纂輯，《明分省人物考（十）》，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 138，卷 90，頁 201。

謂「令肅貞」及其「收斂劾實」<sup>106</sup> 等論述，不僅一一見證其重要西岳精神內涵所在，從而印證許氏宗族立身廟堂的士臣直聲與言路諫諍。

## 六、明代風憲與許讚風骨

明代君國朝廷綱紀及士臣風節的言官文化，主要來自進士出身，且幾乎高達九成左右，當時言官秩低而權重，同時自許亦高。<sup>107</sup> 因此對於幾乎全然出身進士的靈寶許進宗族父子而言，則復具體映現在言路踐履及風憲是瞻，與其尚質明法而肅貞劾實的仕宦行事風紀講求，而許讚適為其中重要代表人物典範。

許讚曾於孝宗弘治舉進士後之大名府推官，力以明法舉職為任，復多次任職言官，例如明孝宗弘治年間之「壬戌徵拜陝西道御史」、武宗正德時期，「復入為御史」、「浙江按察僉事」、「浙江按察副使」、「陟四川參政按察司」，<sup>108</sup> 及世宗嘉靖之際，「癸未陞按察使」等俱為明朝當代文獻之顯例。

至於其後固然屢有擢陞而任刑部尚書、戶部尚書及吏部尚書等朝廷重要輔宰，固已非昔日所謂給事中、御史等一類台諫、科道之言官，<sup>109</sup> 然許讚始終並未稍減其「掌商政，令肅貞」與「收斂劾

<sup>106</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 15，頁 276。

<sup>107</sup> 參見張治安著，國立編譯館主編，《明代監察制度研究》，頁 417。

<sup>108</sup> 以上引文，分見〔明〕雷禮，《國朝列卿紀（二）》，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 33，卷 13，頁 53-54。

<sup>109</sup> 明代都察院及其從屬十三道監察御史，其主要言職，按《大明會典·督察院》所載：「凡國家政令得失，軍民利病，一切興利除害等事，並聽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各陳所見，直言無隱。」〔明〕李東陽等奉敕撰，申時行等奉敕重修，〈督察院〉，《大明會典（五）》（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 年），頁 2780。又據《明史·職官志》載都察院職在「糾劾有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至於六科給事中為獨立職官，對應六部而設，據《明史·職官志》其主要職掌為：「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之事。」以上引

實」<sup>110</sup>的言路風範，而其後榮陞吏部尚書期間，明世宗更以當時諸省巡撫與內外言官之疏於職守，詔令考察，於此固然可見明代帝王對言路職官互動及深涉：

復起吏部尚書，至則條奏諸弊政及上安邊方略數千言。壬寅上懲邊患未寧，責在巡撫，大臣專恣，罪在言官，各令讚考察，讚乃參稽輿論，……其科道素乖風紀，并建白無聞，冗牘可厭者，擬黜調二十餘人，一時士氣復振。<sup>111</sup>

其中言官失職者，亦在黜斥之列，亦可見明代言路風憲與士臣風節的事關朝廷綱紀，至於另一方面對言官績效之賞罰分明，則可徵諸許讚居職吏部尚書之黜陟載述，例如：

尤念人才當愛惜，有孤特自立，為人擠棄，及言事傷激遭擯者，前後薦起十餘人，如南科給事中曾鈞等，以其資深敢言，不次敘陞。<sup>112</sup>

由此觀之，許讚平生仕宦的言路肅貞之風，不僅展現在任職言官之際，迄至嘉靖中葉以後，年稍長而再起吏部尚書，雖朝廷已時移勢異，然亦不改夙志，即使面對的是叱吒當代的權臣嚴嵩（1480-1567），亦未懈怠許讚言路諫諍的風範，故日後曾任吏部科給事中，且「立朝僅一

---

文，分見〔清〕張廷玉等，〈職官志〉，《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冊19，卷73，頁1768；〈職官志〉，冊19，卷74，頁1805。

<sup>110</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6。

<sup>111</sup> 〔明〕過庭訓纂輯，《明分省人物考（十）》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138，卷90，頁201。

<sup>112</sup> 〔明〕過庭訓纂輯，《明分省人物考（十）》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138，卷90，頁201。

歲，所摧擊，率當事有勢力大臣」，<sup>113</sup> 且雖朝廷諸臣皆多為之側目，卻益奮不顧身的周怡（1505-1569），即曾因鑒於嘉靖二十二年（1543）「吏部尚書許讚率其屬王與齡、周鈇訐大學士翟鑾、嚴嵩私屬事。帝方嚮嵩，反責讚，逐與齡等。」<sup>114</sup> 因此乃陳具奏疏謂：

內則財貨匱而百役興，外則寇敵橫而九邊耗。乃鑾、嵩憑藉寵靈，背公營私，弄播威福，市恩酬怨。夫輔臣真知人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不宜挾勢徇私，屬之進退。嵩威靈氣焰，凌轢百司。凡有陳奏，奔走其門，先得意旨而後敢聞於陛下。中外不畏陛下，惟畏嵩久矣。鑾澆忍委靡；讚雖小心謹畏，然不能以直氣正色銷權貴要求之心，柔亦甚矣。且直言敢諫之臣，於權臣不利，於朝廷則大利也。御史謝瑜、童漢臣以劾嵩故，嵩皆假他事罪之。諫諍之臣自此箝口，雖有禱杌、驩兜，誰復言之。<sup>115</sup>

面對嚴嵩當權的空前諫諍困境，周怡以許讚敢於詆訐的直臣基本風骨。並且許讚晚年仍敢於「小心謹畏」的力諫嚴嵩，<sup>116</sup> 戒慎因應，誠然亦難能可貴，不應一筆抹煞其間所一一映現的言路風範。

此外，如是攸關西岳華山名實文化與精神風標的重要意涵，亦復深刻集中體現在許讚任職刑部期間所高揭的明法正典大纛，例如嘉靖六年（1527）他陸續擢陞刑部右侍郎、佐侍郎時之郭勛（1475-1542）

<sup>113</sup> 參見〔清〕張廷玉等，〈周怡傳〉，《明史》，冊20，卷209，頁5529。

<sup>114</sup> 〔清〕張廷玉等，〈周怡傳〉，《明史》，冊20，卷209，頁5529。

<sup>115</sup> 〔清〕張廷玉等，〈周怡傳〉，《明史》，冊20，卷209，頁5529-5530。

<sup>116</sup> 周怡雖曾對於許讚當時或見「小心謹畏」的諫諍風格有所微詞，然則以周怡所揭示之「直氣正色」而言，許讚當時雖未具足，衡量當時言官困境，如周怡所謂「諫諍之臣自以箝口」的局勢，及其本身亦「帝覽疏大怒，降詔責其謗訕，令對狀。杖之闕下，錮詔獄者再。」的災難，亦可見當時之險惡困境。參考〔清〕張廷玉等，〈周怡傳〉，《明史》，冊20，卷209，頁5530。

事件之上疏風範：

讚上疏曰：「明法所以重王章，申天討也。今不能行法於貴近，可為尊朝廷乎？上特允之，獄乃成。」<sup>117</sup>

後拜職刑部尚書有揚州商戶袁英（?-?）之冤案，亦賴許讚之「收斂劾實」，<sup>118</sup> 方能洗滌清汰，將逆妄權貴繩之以法：

揚州商袁英者，武廟南狩，錦衣指揮施怙權璫勢，矯詔籍其家，至是英妻訴聞，屬讚訊理，權者日偵伺鼓釁，為挾持計，讚不為動，竟寘恭重典。<sup>119</sup>

此外，當時涉及朝廷要官的薦劾誣詆紛端，亦不乏倚重許讚竭力論述而仕紳以安，例如：

棍徒童原、李糾挾詐張皇親不遂，奏張竈斷萬壽山龍脉諸違法事，及奏內閣并郎署官員數十人，受張贓計數萬。讚辯析其贓，諸臣賴焉。<sup>120</sup>

而許讚本身故亦不乏針對外任巧宦弄權妄作之斥罰，例如：

甲辰春考察外官有一二巧宦，竊虛稱，擬欲黜之，都院不從。讚指而言曰：「今為公等留此人，異日害人誤國，陷善類，雖

<sup>117</sup> [明]雷禮，《國朝列卿紀（二）》，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33，卷13，頁54。

<sup>118</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6。

<sup>119</sup> [明]王兆雲輯，《皇明詞林人物考（一）》，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冊16，卷4，頁644。

<sup>120</sup> [明]過庭訓纂輯，《明分省人物考（十）》，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138，卷90，頁198。

悔無及。」後果如其言。<sup>121</sup>

至於許讚任職刑部期間，更可屢見「諸凡訐奏妄議，事關國紀者，讚悉據法讞之，不少徇。」<sup>122</sup> 而他皆一一「從容裁決，持法甚平，務存大體」，於是「上悉從之，而縉紳賴以安。」<sup>123</sup> 然則所謂「訐奏妄議，事關國紀」之明典正法，誠然深契其〈華山賦〉所謂「商政」、「肅貞」之義，及其「禁止」、「逆妄」、「清汰勁政」等治道風軌及其政教旨趣，並映現法典綱紀如西岳仙掌之「制引」、「指麾」，<sup>124</sup> 及其皇權與政教指涉之「節宣化理」與「佐調元氣」的「商政」、「肅貞」之道。<sup>125</sup>

此外許讚平生仕宦所揭櫫著明之正典明法理念，固然關涉明代開國以來的帝王祖訓與政教傳統，倘若就他本身的治道實踐而言，不僅深見於任職刑部期間，亦復不斷發明於其奏議陳疏之文，例如其論述當代鹽政得失之〈覆議鹽法疏〉，不僅以申明法典之旨命題，奏議更開宗明義高揭，其承傳明朝太祖立國以來的祖宗垂憲之大義：

朝廷設立塩課，正引各有常規。餘塩原無定數，遏私販以通官塩，乃祖宗立法之正。假課額以處餘塩，實今日救弊之宜欲革餘塩則商灶俱困，而私販必至于盛行；倍收餘塩，則旱澇難齊，

<sup>121</sup> 〔明〕過庭訓纂輯，《明分省人物考（十）》，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 138，卷 90，頁 202。

<sup>122</sup> 〔明〕過庭訓纂輯，《明分省人物考（十）》，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 138，卷 90，頁 198。

<sup>123</sup> 參見〔明〕嚴嵩，〈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少師諡文簡許公神道碑〉，見〔明〕焦竑編，《國朝獻徵錄（一）》，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一）》，冊 109，卷 16，頁 584。

<sup>124</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 15，頁 276。

<sup>125</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 15，頁 276。

而邊引不免于壅滯。夾帶餘塩，律有明禁。<sup>126</sup>

又如〈正國典明選法以便遵守疏〉，亦念茲在茲於國朝刑法，例如：

切念法弛而弊，當揭其由；政蠹而害，當指其實。臣讀呂刑之書，而得其端焉。呂刑述刑之五過，究其出入之弊，曰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求。五者之病，不獨用刑，可以出入人罪，顛倒法度，凌犯事體。自古國家之政也，教也、令也、制也、度也，其廢弛也，罔不由此五病而然何也。……臣誠欲履祖宗之成憲，守陛下之良猷，以祛五弊，以清庶務。蓋事實申明，則人心知儆，而不敢輕犯，事例一變，則僥倖無厭，而爭競成風。<sup>127</sup>

此外，奏疏字裡行間，每見明法正點之旨諦躍然紙上，如「庶法令照明，無玩愒矣。」；「臣欲聞革弊，先正法，法既正，弊自革。」<sup>128</sup> 等例，值得注意者，復在申明「常規」、「正法」、「禁律」、「指實」、「刑法」、「清汰」等等涉及政教治道領域之精神綱領，而凡此諸論，實與許讚〈華山賦〉所揭舉的西岳論述：

孰知嶽宰西方，秉顯靈，掌商政，令肅貞。上天府以收斂劾實之名號，委以清汰勁政之權衡。……匪曰摧其華，節之則復生；匪曰傷其英，斂之則復榮。此嶽之性情，司令通萬古，徹八埏，

<sup>126</sup> 〔明〕許讚，〈覆議鹽法疏〉，《許文簡公奏疏》，收入〔明〕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二）》（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137，頁1363。

<sup>127</sup> 〔明〕許讚，〈正國典明選法以便遵守疏〉，《許文簡公奏疏》，收入〔明〕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二）》，卷137，頁1366。

<sup>128</sup> 〔明〕許讚，〈正國典明選法以便遵守疏〉，《許文簡公奏疏》，收入〔明〕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二）》，卷137，頁1371。

而無息無更者也。<sup>129</sup>

彼此理趣深契合一，更何況自先秦兩漢以下的陰陽五行文化觀照而言，西岳固即為《周禮》刑官之指涉，此在宋代前賢歐陽脩（1007-1072）〈秋聲賦〉已深見闡明。由是觀之，許讚〈華山賦〉的西岳性情論述，應亦深刻蘊涵明朝之法典文化傳統及其當代政教旨奧。

由是觀之，許讚言路風憲的經世職志，就其平生的仕宦履歷固無庸贅述，即使言官之外的其它職守表現，誠然無愧無怍，惟其也最能集中體現他在〈華山賦〉中「肅貞」、「劾實」<sup>130</sup> 的治道精神：

凡物之未過者，不阻其長養；物之太盛者，必伏其裁成。故月無禁次，日無逆行，雲無妄發，雨無妄晴；禾稼不得過時而暢鬱，草木不得暮候而妍英。夫西行為金。金，禁也。物之流溢茂濫，過常度矣。禁止之而不得肆。金色為白。白，質也。物之炫耀文采，失本原矣，白還之使歸于情。<sup>131</sup>

尤其著明闡發「禁止之而不得肆」、「指麾垣度辰躔」<sup>132</sup> 的風憲隱喻，從而觸發「可畏」、「如蝟」一類綱紀指涉的西岳仙掌論述，允為明代開國以來的政教法典傳統<sup>133</sup> 的當代不可忽略之辭賦文學代言，從而

<sup>129</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 15，頁 276。

<sup>130</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 15，頁 276。

<sup>131</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 15，頁 276。

<sup>132</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 15，頁 276。

<sup>133</sup> 有關明代太祖立國以來的法律典籍及其立典要旨等等，可參見楊一凡，《洪武法律典籍考》（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 年）；楊鴻烈，《中國法律發達史》（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 年）；尤韶華，《明代司法初考》（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8 年）等相關明代法律專業著作。



呈顯許讚〈華山賦〉之攸關作者仕宦風骨及其明代風憲法典之史學意涵。

## 七、結論：許讚〈華山賦〉：明代山岳、宗族、言路交融的士臣論述與史學詮讀

由上述諸多面向觀之，許讚賦之西岳華山及其正名論述，全篇首尾固不乏西岳「名之曰華」<sup>134</sup>的相關華麗風景鋪陳，然則更具足地展現賦家「體物寫志」<sup>135</sup>的創作意圖，並具體導向華實相扶文質彬彬，乃至於名實一體等等。攸關君子身心德行與經世治道的儒學基本要旨，從而映現〈華山賦〉沿流討源，根質為實的另一道人文風景及其深層意涵，作者之西岳觀照及其書寫旨趣既如是，故每於平生品評人物與掄才考銓之際，商榷名實、抑妄禁濫的治道要旨，乃成為許讚蒞官斷物的精神標竿及其審察依據。就其文本具體書寫策略而論，是首尾對照且終始呼應的縝密鋪陳與論述重心，故經由〈華山賦〉文本篇末段落的西岳「名之曰華」的山岳性情與物色鋪陳展現的正名論述及其攸關士文化傳統的華實·文質論述，誠然得以洞鑑許讚〈華山賦〉獨特而且重要的西岳辭賦文體與文化旨諦。

就中國辭賦之西岳華山書寫與流變歷史而言，迄至李唐方正式成為當代山岳賦的創作主流，唐代名家如杜甫、楊敬之等人的篇章，允為西岳賦之書寫典範。其中杜甫〈封西岳賦〉主要體現漢代帝王封禪文化，及其當代書寫如司馬相如（179-117 B.C.）〈封禪文〉的辭賦系譜；至於楊敬之〈華山賦〉則進一步針對漢唐以來帝王封禪歷史之沿

<sup>134</sup>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卷15，頁276。

<sup>135</sup>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詮賦第八〉，《文心雕龍註》，卷2，頁134。

革及其文化取向，重新展開迥異於傳統而深具變創意涵的士臣論述，<sup>136</sup> 尤其明代許讚〈華山賦〉別闢蹊徑藉由唐代前賢楊敬之〈華山賦〉的封禪批判及其士臣論述範式，變創地展開其異於前賢的觀照面向，而其具體的論述主軸線，則又融鑄先秦兩漢以來深染陰陽五行文化的傳統時空演繹，展開其構築於儒家學術的西岳觀照，其中藉由西岳書寫所鋪陳的士人心靈及其文化風景，適足以審視其間互涉互證的情志脈絡與體用聯繫；明代許讚〈華山賦〉藉由西岳自然風景的表相，敘寫所意圖揭櫫的深層文化底蘊，乃歸旨於當代儒學政教主流下，講求體用本末的文人文質與華實之道，從而由其德行層面，進而體現於治道範疇，從而實踐其「先德行而後文藝」、「先理道而後詞章」的己立立人，已達達人的修齊治平儒家士人文化藍圖，從而映現明朝以來的政教脈動諸如言路諫諍等，攸關當代士臣風節的重要文化現象。

此外，許讚〈華山賦〉之山岳觀照不僅映現山岳與宗族二者相互定義的士臣文化隱喻，進而鉤深抉微地展現此賦多面向的人文風景，尤其是文本深層所隱喻明代史學與士臣精神之重要獨特意蘊。因此藉由結合作者許讚背後的靈寶許氏宗族背景及其文化風軌，與當時攸關政治的史學文獻，進而審視作者由科舉入仕，迨至宰輔的宦海行誼及其精神風標，應可洞鑑許讚〈華山賦〉的西岳書寫背後，其中除深刻體現靈寶許氏宗族光譜及其文化系譜，同時也攸關明代中期政治的士臣言路與風憲等等深具史學意涵的重要學術命題。

由是觀之，藉由賦學與史學合流的閱讀巡禮，許讚〈華山賦〉文本得以在賦學體物寫志書寫傳統之下，不僅漸次展開西岳華山的正名與性情論述，同時也映現士臣身影背後所豐富蘊含的明代靈寶許氏宗族文化系譜，及其攸關明朝當代風憲與諍臣言路所共同經緯交織，並

---

<sup>136</sup> 參見許東海，〈山嶽·帝國·士臣：唐杜甫、楊敬之西嶽賦的封禪書寫及其正、變意蘊〉，《文與哲》第12期（2008年6月），頁277-298。

進以互為表裡之姿所交融締建的明代西岳華山論述，從而深具山岳、宗族、言路三元一體之士臣論述及其史學詮讀的重要文化意涵。

（責任校對：許育琳）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註》，卷 2、10，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年。
- 〔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孝經註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 〔金〕趙秉文，〈華山感古賦〉，收入馬積高主編，《歷代辭賦總匯·金元卷》，冊 5，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4 年，頁 3907。
- 〔明〕王兆雲輯，《皇明詞林人物考（一）》，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 16，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
- 〔明〕王祖嫡，《師竹堂集》，收入新文豐出版社編，《叢書集成續編》，冊 145，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
- 〔明〕何喬遠輯，《名山藏》，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
- 〔明〕呂柟，〈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正誼先生雍公泰墓誌銘〉，見〔明〕焦竑編，《國朝獻徵錄（二）》，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 110，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頁 463。
- 〔明〕李東陽等奉敕撰，申時行等奉敕重修，《大明會典（五）》，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 年。
- 〔明〕耿定向，《先進遺風》，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 21，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
- 〔明〕張治，〈序〉，見〔明〕許讚，《松臯集》，冊 1，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0 年，頁 1-2。
- 〔明〕許讚，〈華山賦〉，收入〔清〕陳元龍等奉敕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正集上）》，東京：中文出版社，1974 年，據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武英殿刊本影印，頁 276。
- \_\_\_\_\_，〈許文簡公奏疏〉，收入〔明〕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

- (二)》，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_\_\_\_\_，〈《松臯集》〉，冊4，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0年。
- 〔明〕湯斌，〈《擬明史稿列傳(二)》〉，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159，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
- 〔明〕焦竑，〈《玉堂叢語》〉，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明〕黃佐，〈《南京禮部尚書章懋》〉，見〔明〕焦竑，〈《國朝獻徵錄(二)》〉，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110，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頁649。
- 〔明〕過庭訓纂輯，〈《明分省人物考(十)》〉，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138，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
- 〔明〕雷禮，〈《國朝列卿紀(二)》〉，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33，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
- 〔明〕嚴嵩，〈《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少師諡文簡許公神道碑》〉，見〔明〕焦竑編，〈《國朝獻徵錄(一)》〉，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109，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頁584。
- 〔清〕李榕原修，郝永茂補刊，〈《華嶽志》〉，收入成文出版社編，〈《中國方志叢書》〉，冊317，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據清光緒九年(1883)刊本影印。
- 〔清〕張廷玉等，〈《明史》〉，冊19、20，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清〕陳田，〈《明詩紀事(二)》〉，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冊13，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

## 二、近人論著

- 尤韶華，〈《明代司法初考》〉，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8年。
- 張治安著，國立編譯館主編，〈《明代監察制度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

- 許東海，〈山嶽·帝國·士臣：唐杜甫、楊敬之西嶽賦的封禪書寫及其正、變意蘊〉，《文與哲》第 12 期，2008 年 6 月，頁 277-298。
- \_\_\_\_\_，〈山嶽·經典·世變：唐華山賦之山嶽書寫變創及其帝國文化觀照〉，《漢學研究》第 28 卷第 2 期，2010 年 6 月，頁 267-295。
- \_\_\_\_\_，《古典山嶽文學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14 年。
- 馮天瑜，《明清文化史札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 楊一凡，《洪武法律典籍考》，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 年。
- 楊鴻烈《中國法律發達史》，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 年。
- 潘重規，《論語今注》，臺北：里仁書局，2000 年。
- 錢穆，《學籥》，臺北：三民書局，1969 年。

## **Mountains, Clans and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On the Discourse concerning Scholars and Officials in Xu Zan’s “Huashan fu” and its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Tung-Hai Hsu\*

###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rhapsodies written about Huashan Mountain in Xiyue in an effort to shed light on the importan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Xu Zan’s “Huashan fu”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t also looks into *fu* studies and historiography as well as importan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related to lineages of scholars and officials, including their language styles. The orien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writings on mountains richly reflect the figures of Xu Zan and the scholars in his family, as well as contemporary official figures and their historiographical pulses.

**Key words:** mountains, clans, recommendations, *cifu*, Huashan, Xu Zan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